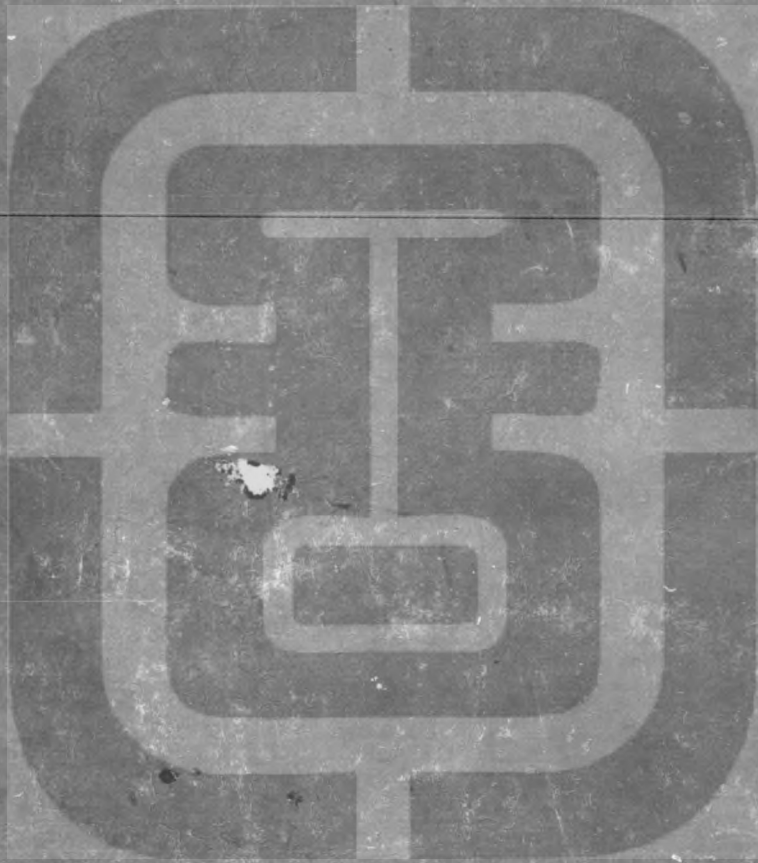


抄
本
金
石





唐懷仁集王逸少書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



寺懷仁集右軍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

萃其中按貞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述聖記

至高宗咸亨三年始建碑已二十八年矣則碑

非文皇刻也豈懷仁集書于貞觀間至咸亨始

勒石耶黃長睿謂所見右軍遺帖與碑字纖微

克肖今右軍遺跡日亡眼中更無此觀所存止

有此石又復就淪慨念神踪可勝遠想長睿又

謂于時翰林侍書輩多學此書了無高韻遂有
院本體之目一時學士大夫多不賞玩蓋學弗
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也乃知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苟于中無有南越北轅之之愈遠因記余
曾題一舊本云聖教如青冥仙闕可望不可至
乃知翰林侍書輩正如李少君設機殿屋雖懸
足凌雲繡帶飄颺容色娟秀于仙姝何與長睿
千古知言強欲學而至乎恨不能起之九原相
視抵掌一咲也

又

王右軍書登無上神品今古琅琅固不必更論
若聖教序右軍石刻中第一較定武蘭亭諸刻
相絕千里而今碑在長安人人可搨賤易貴難
故人莫知寶不知真足摩楷百代稱山陰嫡嗣
也夫以文皇宏文之主聖睿傍啓兼精臨池佳
見又粗能繼之一時摩搨之工宜靡有及此者
且當時右軍殘楮纖墨盡入天府後真跡中搨
出摩刻手亦復精絕稱山陰嫡嗣豈虛哉接此

謂于時翰林侍書輩多學此書了無高韻遂有
院本體之目一時學士大夫多不賞玩蓋學弗
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也乃知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苟于中無有南越北轅之之愈遠因記余
曾題一舊本云聖教如青冥仙闕可望不可至
乃知翰林侍書輩正如李少君設機殿屋雖懸
足凌雲繡帶飄颺容色娟秀于仙姝何與長睿
千古知言強欲學而至乎恨不能起之九原相
視抵掌一咲也

又

王右軍書登無上神品今古琅琅固不必更論
若聖教序右軍石刻中第一較定武蘭亭諸刻

相絕千里而今碑刻長久不一司難

此本字有一圈者是誤海

也夫以文皇宏文之主聖睿傍啓兼精臨池佳

見又粗能繼之一時摩搨之工宜靡有及此者

且當時右軍殘楮纖墨盡入天府後真跡中搨

出摩刻手亦復精絕稱山陰嫡嗣豈虛哉接此

右軍之跡流傳人間詎止千萬傳搨失真肉眼
莫辨遂使他刻乃敢狡然奪嫡而此石祇為搨
工日夕齟口計擊扑之聲曉夜不斷行復剝落
盡矣慨念神踪莫可柰何聊自解曰逸少之患
何渠止戴山老媪也

又

集王聖教序與古詩十九首如青冥仙閣可望
不可至評者謂偏傍湊合大小展縮此固集書
所不免以此病之耶此搨為李安民家藏百餘
年前物也雖經斷闕鋒鋸猶存今閩中得數十
年前者如獲半麟補其缺斷輒冒連城肉眼視
此反為椰榆周鼎康匏能不於邑特命家童凌
偃依松談閣製式裝潢成帙歸之季安其善寶
之勿視肉眼

困萃能本心廣萃

又

集書非始于聖教序如章帝千文諸跡皆集書
不過僅入能品獨懷仁當文皇宏文之景運值
右軍真跡困萃乃能湊合展縮遂入神解豈天
地精英之氣不欲遽泯耶真足模楷百代蘭亭
淳化大觀皆遠出其下而觀者不知譯義止見
碑後有潤色字遂謂一經懷仁手再為于志寧
許敬宗來濟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不無失真
良可笑也余故備載譯義于此為此書雪謗按

唐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至宋不改顯慶元年
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譯梵經薛元超李義府
問古來譯義師荅苻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
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
筆正觀波羅頗那譯左僕射令郡王孝恭太子
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景茅監閱敕曰玄奘所
翻經論既新文義頗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
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
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
也

看閱隨事潤色之觀此豈惟于右軍真跡無損
于以見古重釋典乃爾故隋載之世人未竟釋
典一語輒妄加貶駁是目不覩罪案而決人獄

又

此未斷舊本也是武閣構皮帝堅柔相得虛和
受墨秦產也簾紋如織隄糜如漆歲久入理第
多補字為拈出無致蘭亭詒端其弘福寺福字
闕以蒼生罪而還福福字補晉右將軍將軍字以
將日月而無窮將字補然則大教然字以然而
天地然字補晦影歸真真字以受真教於上賢
真字補智通無累通字以通神甸通字補非蓮
性自潔非字以習俗而是非非字補桂質本貞

貞字以勞懷貞敏貞字補將日月而無窮日字
誤以即說呪曰日字補斯福避敷以以為斯記
斯字補皇帝在春宮皇字以我皇福臻皇字補
赴感應身感字以感懇誠感字補重昏之夜重
字以誠重勞輕重字補火宅之朝火字以火宅
之乾燄火字補幽闇而恒明而字以日月而恒
明而字補忽見來書忽字以忽得來書忽字補
度一切苦苦字以除一切苦苦字補無意識界
無無名第二無字以亦無無明下無字補苦集

戒道戒字誤以不增不減戒字補共割補十八
字一一指次頗極然屏至于斷文三十三反無
一闕者亦奇矣余生平所見舊榻數十本惟仲
宗王孫先世所藏為第一余曾為一跋已二十
餘年矣猶憶其鋒鏃此本鬚髯勝之仲宗伯仲
子斗皆精研博古千秋自命結社青門分余半
席苟非斯道冠蓋不入故鑒賞斯精

貞字以旁懷貞敏貞字補將日月而無窮日字
誤以即說况曰日字補斯福避敷以以為斯記
斯字補皇帝在春宮皇字以我皇福臻皇字補
赴感應身感字以感懇誠感字補重昏之夜重
字以誠重勞輕重字補火宅之朝火字以火宅
之乾燄火字補幽闇而恒明而字以日月而恒
明而字補忽見來書忽字以忽得來書忽字補
度一切苦苦字以除一切苦苦字補無意識界
無無名第二無字以亦無無明下無字補苦集

戒道戒字誤以不增不減戒字補共割補十八
字一一指次頗極然屏至于斷文三十三反無

一月各示字之字三三行一馬司文一佳
斯福避敷下地本字斯字二字此字物世遺事也

餘年矣猶憶其鋒鏖此本藝鬚勝之仲宗伯仲
子斗皆精研博古千秋自命結社青門分余半
席苟非斯道冠蓋不入故鑒賞斯精

十 仲

西華館東此碑移生本館誤

唐大雅集王右軍書吳將軍碑

此碑破碎已無碑形余手摩其文止餘

字文已不可讀尚存弘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

為大將軍吳文立又有開元九年字若神鬼呵

護並姓名年代無一殘闕亦奇矣碑字極類聖

教序第大雅懷仁已分人天何能較漢方耶此

石萬曆間王文學堯惠游其西安府隍中見之

亟語郡守移置類宮余聞吾家有道碑遭一儒

生布擅其下嘯賞良久一夕失所在跡之無蹤今

刻惡道匿跡訖無傳之者與成土灰何異堯惠
自我得之不私諸己使右軍遺跡止而復存賢
矣哉

此本誤寫原本中乃石印也

唐九成宮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余謂唐
楷第一耳顧化度已毀醴泉非舊先正奉八十
年前于先外祖確山公請得一本百年前物也
公姓東氏閱閱甲關中圖籍之癖即斷墨殘楮
珍笥不棄故古碑版最富余志學之年即酷好
之萬曆間託趙常吉鑒定裝潢差稱善本鋒鏃
雖存剝蝕儉瘦于意未盡後過渭南宗伯玄象
先生出示一本云朱汝脩物也余一見擊節咤

異宗伯舉酒謂余朱趙賞鑑收藏聲溢都門每
過輒出共賞皆拍案絕叫天下第一本也汝脩
物故遺書散亡以三十千得之舍人子偶坐客
談指剝蝕宗伯輒以大白浮之余生平所見數
十本皆出此下昔人云記書每似憶良朋余于
法書亦云往來胸臆二十年間頗得數本別有
識最後得此本僅闕十四字壯偉環竒損還舊
觀楮墨精韌墨縷猶存真北宋物也昔人所稱
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然

可見視宗伯本不啻奕奕過之矣憶昔子丞著
石墨鐫華見一善本便鼓掌絕叫四座色飛一
日語余曾見一善本竟入湖中輒為扼腕垂二
十年始獲此本恨不能聚諸公一堂擊酒拍案
絕叫也客或嘲余寧渠昭陵蘭亭敬仁像晉篤
好乃爾因解曰余不云乎唐楷第一耳又當趣
大白浮之客皆大噱

去書久似憶良因是下誤寫記事

飽中已隱然可見生覆衣而末及及故也

又

人知信本變晉法不知用筆結體多從古隸中
出故小歐陽遂作批法雖今隸之變亦家學有
自觀宋搨醴泉銘首行如宮字左點作豎筆正
鋒一畫而微轉便有韻度是漢方法也今撫搨
日久碑字漸減細瘦失真遂成一點筆意了不
可尋故古搨足尚也

唐道因禪師碑

古跡直吾不得而見之矣今之模搨失真又了無足觀惟有古碑版耳率更碑版尚有數種而蘭臺止存一道因法師碑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率更楷法源出古隸故骨氣洞達結體獨異居唐楷書第一小歐陽早孤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能窺源本故輒作批法家學相承非翊造也

鮑本與詩同此作景刊行誤也

昔有校

唐贈秦師魯國孔宣公碑

此為唐高宗封泰山還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所立碑也敕崔行功撰孫師範書時天下大權胥歸中宮天子拱手中外謂之二聖是非真能尊孔子者行功纂述雖頗博雅詳縵有乖厥體善乎太史公之贊孔子也曰高山仰止景刑行止雖不得至然心切向往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孔子可謂至聖矣師範隸書瘦硬而方削寡情是魏以後法非漢法也反不如

開元後之風流蘊藉也

唐述聖頌

碑在華陰西岳廟一道院余每過輒徘徊其下
為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是頌其玄宗所
建華岳碑也今碑已燬尚存塊石巋然如山頌
稱其光洞納不可復見至云巋若斷山真成碑
識又云群神離離負其下行彷彿猶存尚餘兩字
徑數寸甚奇偉飛動恍如龍翔鳳舞昔向曾以
美人賦諫幾死張說為請即拜補關賜銀章朱
紱不可謂不遇也建碑時帝侈心既萌且謂岳

神來迎頌不以諷何也碑字結體類登善聖教
骨氣少孫峭爽過之所以不及耳評者謂歐鍾
相雜既不類筆端流潤而微傷挑反謂筋骨乾
枯又何也

不微傷

傷

批

此

他

生

有

漢

九

李

能

在

心

九

原

書

世有存疑

唐華岳精享碑

此刻之後周碑陰者蘇頲承玄宗命禱雨有應
而建也主簿咸廙撰御史劉升書何其當開元
間隸體絕無豐艷妖冶之習猶存古意耶第得
漢文不得體得漢象不得意即起漢人于九京
能不鼓掌李休光名額俱處羸野可笑

唐褚書同州倅廳聖教序記

同州褚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大小略同而同州
饒骨慈恩饒韻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
電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
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復不稱巨又與慈恩
異公永徽九年庚戌出為同州刺史三年還朝
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戊午卒于
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己六年矣安得復與書事
豈二碑皆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

思復摹刻官所實紀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
其兩地字跡不同者摹手異耳昔人臨蘭亭出
歐陽率更欲楷法勝出褚河南故行法勝此必
習褚者摹慈恩習歐者摹同州故各自具一氣
骨風韻也雖愧其眼竊憶張湯窮鼠河渠踰此
元美先生于此致疑恨不能呼起九原而語之

能來作古字多字比本生字上存深信後張墨在也
力不不倦能來少不倦

世有自校

唐褚書鴈塔聖教序記

褚河南楷書聖教序記關中有二種一在同州
倅廳一在長安慈恩寺在慈恩者序記自為二
碑嵌鴈塔門東西兩傍致令辟甚精余嘗手摩
其文筆法如輕雲纖阿若無若有所謂瑤臺青
瑣宵暎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信然序後云
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
記後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
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自

同州名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書也

唐王清源忠嗣碑

清源碑元載撰王縉書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
策石堡料祿山皆深謀早見非一將之識也獨
為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論死非歌舒
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史稱工於
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源女夫也其筆
力庸冗固尔不言林甫排陷何也縉書法蒼老
雖藏鋒斂態而復開宋人率直門戶史稱忠嗣
華州鄭人碑稱華陰人碑豎州城西三十里赤

水道南又南高原即其塚也余猶及布氊其下
頗極穹窿追琢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
竒異怪偉益令人遠想唐人四蹟不覺色飛萬
曆間渭南崔令君邦亮忽移置縣城之西道北
不知何故

唐少林寺碑

此碑上方刻太宗為秦王時征王世充移寺主
及軍民檄也首玄宗八分書七大字謂太宗文
皇帝御書以文皇天授即無論羽書交馳無暇
手楷今觀其用筆懷他凡近既不類文皇筆且
世民二字獨大而又行草一見便竒偉不羣真
如李密見秦王時狀始知檄必出記室而秦王
自書名耳不然何獨別作行草與檄字不類邪
豈玄宗欲昭先跡偶誤羣臣墨墨訖無正之乎

檄文下方即少林寺碑崔灌撰並書王元美謂
懿公少負文筆號霹靂手此灌父琰之事琰之
為同州司戶參軍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
內輕之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琰之命吏連紙進
筆為省決一日都盡與奪當理詞筆勁妙崇義
驚曰子何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
手子灌仕至吏部尚書曾諫止造玉真金仙觀
當時稱長于敷陳碑復繁蕪書頗得褚河南之
勁俊而無宿暎春林之致

唐嵩陽觀碑

嵩陽觀碑是徐浩分書李林甫述其道士孫太
冲為明皇煉丹至九轉而作頌者在昔如秦
皇漢武皆希心仙術然徐市三千畏誅不歸文
成五利終至大戮而明皇尚為太冲起觀立碑
終始不悟當由林甫奸佞蠱之耳林甫不足言
侍中分法簡穆不墮明白皇豐艷之習是當以筆
諫而復為書碑亦遇之不幸也評者謂子敬元
常異代同友孔氏升堂得門窺牖過矣

唐段行琛碑

唐段行琛字行琛忠烈秀實父也行琛卒于天
寶九載碑建于大曆十四年己越三十年矣時
忠烈四鎮北庭涇原鄭賴諸州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故始立石光昭其
考張增書碑李同系篆額不著撰文姓名似亦
太草草矣碑在沂陽忠烈故里尚完好可讀碑
稱夫人樂平狄氏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祥
穎仲子秀成季子同穎則忠烈同母兄弟四人

可補史傳之闕增書踈縱不入格歐虞風軌掃
地矣唐碑行楷八分皆遠超六代惟此碑贖然
自放則近啓宋元矣

唐周公祠靈泉碑

鳳翔府岐山縣鳳栖鄉周公祠舊有泉水久竭
大中間泉忽湧出崔觀察珙奏狀亦水旱恒事
耳宣宗手詔褒嘉猶見下霽而史尚以無復仁
息察察為明短之今世何可得也碑勒奏及手
詔謝表筆氣蕭散有褚河南意後書年月及銜
復似柳如出兩手

唐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唐中宗所起睿宗復為煉銅鑄鐘而銘
之中宗是醒寐不知昏曉者睿宗以臨淄幸登
天位當清濁二儀再世牝晨滄歲天地不思反
政而復察東宮幾成太平之亂亦是側耳不聞
雷霆者何事鐘耶今在西安鐘樓余曾手摩其
文睿宗御製銘書復古雅拙朴在唐以上是楷
法兼篆分者惜姓名未著其源出自興和年李
仲璇脩孔子廟碑劑之以雅故勝余收金石文

數百種除彛器款識惟此為金耳

唐柳尚書公綽武侯祠碑

諸葛武侯祠記裴晉公度柳尚書公綽在武相元
衡幕中時撰書公綽於公權兄也米元章評其
勝弟然無復蘊藉風流雖極揮灑視誠縣擬密
雅致不及與老顛糾糾雄傑格力知有合也然
柳正米編又唐宗之別也碑尚完好如新豈忠
武之靈鬼神呵護耶惜碑不能寫其游龍神變
莫測之妙而卒復歸之正昔人謂忠武無可比
擬太史公文似之恨不能為其碑也

唐碧落碑

絳州碧落碑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高祖子韓
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製洛中紀異錄謂李諶
為母房太妃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
能篆者李聽所為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
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王元美謂此雖誕妄然
李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不成
其妙此豈惟玉輩小子所辨乎識之以俟知者
余謂篆書三代尚矣下訖秦絕矣世傳三代遺

跡皆屬贗作獨岐陽石古文彝器款識為真即
字畫不必盡識而古雜無前望而可辨此碑獨
以怪異與人以不可解所以有高戶化鴿之說
而點畫形像結體命意雜亂不理其高處不能
遠追上古下者已墮近代惡趣如村學究教小
兒角險字凡俗可厭定為惟王輩書無疑唐人于
八分尚不能造極況古篆乎後人懾于傳聞之
異眩然莫辨遂不敢輕加評駁不知李陽冰之
摹習非為盲瞽定屬謬傳曷足據為斷釋

文雖非至者反不失唐人氣格但作字潦倒未
稱此石無足深論獨恨不能起元美于九原而
與之上下其議為之惘惘今天尊像字不存乃
是別刻之石以應搨者元美本正是別刻碑名
碧落李肇謂碧落觀也李漢謂終于碧落字今
其文完善可讀非終于碧落而開元間始改名
龍興寺初實名碧落觀也則肇說有據



